

旧情复燃

简媜

一个微风早晨 你我初次相遇 夏蝉把
天地叫窄了 窄得没有过去 也容不下未来



简媜作品

旧情复燃

简媜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情复燃/简嫔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12
ISBN 978-7-5039-4852-7

I. ①旧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39153号

旧情复燃

作 者	简 嫔
责任编辑	阡 陌
特约策划	余 慧 龙 珑
封面设计	引文馆·柴 华
版式设计	引文馆·李 玲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70×640毫米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4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852-7
定 价	23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录
CONTENTS

边境

- 叶落了 /003
秋日边境 /009
泥 手 /015
牵着时间去散步 /021
一路顺风 /029
四季走失 /033

迷走

- 哪吒孩儿 /043
——给街头少年
晕眩的风景 /049
——记少女情怀
迷走他日 /055
姐妹情深 /069
——写给惠琳

在我发间纠缠的思念 /081

闲闲无代志 /089

飘浪如同孤独，无需练习

一个编辑劳工的苦水经 /101

——献给编辑们

一家出版社的故事 /117

——为洪范二十年而写

值得心灵投宿的地方 /125

——忆《联合文学》初创期

许我一张散文脸 /133

——某次演讲

随书飘浪 /139

欧兰朵，我美好的灵魂 /157

——向维吉尼亚·伍尔夫致敬

一个名叫早春的季节 /161

——记诗与死亡

随风而逝 /175

——送两朵低空掠过浮世的灵魂

总有一些值得你回忆（后记） /181

旧情复燃

边境

叶落了

“人之将老，若无忠言，必有落叶。”

——作者

1 草席

盛夏午后，我坐在草席上，喝一口茶，感觉这冷了的茶别有一股淡苦微涩；像起风的秋天，竹丛下一只小鸭被吹出毛边，乃景色中又有景色，滋味里藏着滋味。

忽然，天空响雷，我被吸引，闭眼倾听。

2 雷

雷声令人思绪单纯，这是自小在乡间就体会的事。即使闭上眼睛，仍能看见被雨雾笼罩的平原上，一个握着黑色破伞、

甫自学校归来的学童身影。银亮的闪电兀自在空中飞舞，学童兀自行走，互不干扰。

乡间偶闻农人遭雷劈之事，故大人告诫孩童不可在“摔大雨”时出门。孩童多半不予理会，依旧钻入雷雨中。于今回想，不免如此推敲：因为一派天真，所以无须恐惧；因为不惊怖，所以这孩童悠哉地成为滚滚雷动之一音，成为炫亮闪电的一小段光。

3 鱼

雨，寒冷的雨落在小池塘上。

唯一的一尾鱼，不动。

闲闲的雨滴在接触水面时溅破，鱼，仍然不动。

4 角落

浮世街头，沉默的角落。

我正在等一杯咖啡，隔桌两位男士热烈地洽谈生意。再过去一点，戴帽子的老先生翻阅报纸。

这时，窗外高耸的三棵椰子树在寒风中悠然摇曳，像三个高个子老朋友正在练三部合唱。我瞥见了。

我相信我是唯一看见的人。这小小的感动让我觉得温暖，仿佛被路过的神拍了肩膀。

5 冷

我们嫌弃不已的、在人们身上抹胶水似的七月太阳，对某些人而言，是否仍旧太冷了？

6 触电

无量下跌。结算。跳空涨停。突破。逢马必反。口水。欢迎光临。下车请按铃。网络援交。粉轻松。国安联盟。奋起湖便当。霜降。冰拿铁。通用拼音。病媒蚊。

短短十分钟内进入脑海的字词，种种组合，只有：“霜降，请下车，奋起湖跳空结冰。”令皮肤微微有触电之感。

7 干旱

雨，没来。

明明看见那几栋丑陋大楼联手逗弄一朵云，把她弄污了。眼看就该哭了，她却复仇似的忍住。

雨，还是没来。

8 老

把我野鹅般的油黑头颅变成银白吧，让我每次对镜，都能生出“雪夜归来”的想象。

再赐几条细纹装饰颜面，假装我是一个多么有修养的人，

叶
落
了

竟放任蜘蛛在脸上结网。

啊！老的感觉，不算太坏。

9 斑

她锁着眉，叙述在夜梦中或在毫无防备的瞬间忆及旧情，浮现早已断讯近二十年的那人影像，遂懊恼、困惑不已。

我指着手臂，问她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她凑眼过来，看了看，答：“不就是斑吗？”

“是啊！不就是斑嘛！”我说，“种种难忘因缘之后，记忆也会长斑的。”

如鹿在冬雪之日，撞上一棵纷乱的梅花树。

如马，悠然行过光影舞弄枝条的林子，遂有了斑。

10 螳螂

布着雨渍的公交车窗，一只枯草色的大螳螂倒吊在窗外左上角。

公交车开动，一站站，车内挤满了人，显然除了我没人注意它。是死的吗？不是，因为第五站时它屈起一脚，默默回应了我。

未曾见一只螳螂用这么诡异的姿态展开这么执著的旅程，它不像好莱坞动作片影迷，自以为正在主演“不可能的任务”。

也不像为了辨认窗内一张张木鸡般的人脸，才需要倒吊。

不像忧郁过度打算自尽，不像练瑜伽。

更不像回来寻找前世的迷惑灵魂（若是，也不该糊涂到搭乘昆虫身体呀！）。公交车车速约四十公里，风竟然没吹落它，只让两根长须飘飘然。

难道，轮回转世法内含一条“加重计分”条款？

于逆风之中，如如不动，一昼夜。即能除去虫身，分发到太平盛世，化成善女子爱慕的——郎。

原载于二〇〇二年八月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

1 芒

如今，只剩深秋山丘的芒花能安慰我的眼睛。白茫茫，如浮在低空的云，不招摇亦不坠落。我日日看着，竟看出兴味，觉得是一队褴褛僧人，云游天涯，布道布至衣破鞋烂，累极了随地坐下，集体叹了口气，化成白芒花。

这僧人之艰难处境，竟成为路过者我眼中的小小一悟，可见秋日法力无边。

2 兴亡

突然，开始飘雨。在寻觅避雨处之前，我不免抱怨昨晚那么多家电视台的气象主播怎么都没“猜中”今日午后有雨？

“也许，其中有一位预测偶有阵雨，因收视率最低所以

没人听见，应该是这样吧！”我一面用皮包遮头快步跑出森林公园，一面想象昨晚的缝隙。依毛毛雨等级来分，这雨接近刚收割的羊毛被旋风打散的状态。我应该专心跑才对，却胡思乱想一些不重要的事。也许，我的潜意识又借着日常小事窜出来敲锣打鼓：宁愿世人没听见智者之言，不愿这世间不存在智者。

然而，两者有何差别？我还来不及进一步思考心头疑问，即本能地跟随绿灯跑上斑马线，号志灯上小绿人快步行走的样子比一个独裁者更具支配力量，就这样，我直接跑入一家咖啡店。

没听到“欢迎光临”的招呼声，室内灯光昏黄，只有一桌客人正抽着烟，没听见音乐，甚至没闻到咖啡店该有的浓馥豆子香。

我在靠窗的位子坐下，当一位不像女侍的女人向我走来时，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家店倒了。

“你们不营业了吗？”我问，本能地站起，像一个误闯禁地的人急于表达歉意。

“要顶让，正在谈……”她指了指那桌抽烟男人，很有礼貌地解释着，也带着歉意。

“那么，……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身淋湿模样说明了窘境。此时此刻，我真的只想喝杯热咖啡，避一避雨，再回到浮世街头。

“那么……”她看着我，似乎在寻思一种她能负荷的温暖响应，故犹豫着。我也看着，立刻明白她是这店的主人，像台北城市到处可见的年轻夫妻联手撑一家小店那般，她是决定咖啡香的那位灵魂人物。

“他们要试喝，”她指着吧台，“我顺道为你煮一杯，请你！”

我连说几声“不用”，她回说“不客气”。我暗忖此时不是推辞的时机，先道了谢，心想等品了咖啡再说。

其实，是一家经过精心设想的小店。一桌一椅，即使是墙上挂饰都看得出主人的细腻。绿叶盆栽照顾得很好，好到足以停泊疲惫的眼睛。一壁书柜，摆的都是挑选的好书，甚至连奈保尔的《抵达之谜》都有。难得的是，没看到正在大炒特炒某桩绯闻的各种八卦杂志。我猜想主人的用意在经营书房品味、阅读氛围，让客人仿佛进入自己的书房，而贴心的知己适时送上一杯香醇咖啡或一壶纾解压力的花草茶。她一定希望每位客人在灵性层次恢复活力，而非透过肉欲与窥伺，这足以解释八卦杂志的绝迹——一个有洁癖的人绝不让那种刊物进书房，如同不允许他人穿过的内衣裤放入自己的衣柜一般。

洁癖，就是心中尚保留神圣角落，而这角落通常会被现实攻击得伤痕累累！

有意接手的人正在杀价，烟一根接一根燃烧。我猜下个月

这儿会变成网咖之类的店，我坐的位子桌上会有一台计算机，此时手中正在把玩的镶嵌彩绘玻璃的账单盒将变成鼠标。

若如此，即意味我再也不可能踏进这地方。在我的城市漫游版图上，从此又多一处禁足地。那么，此时的初相逢即是别离了。

她送来咖啡，我告诉她：“你的店很美！”

即使这句话不能阻挡土石流（那些庸俗、低劣的事物确实像排山倒海的土石流涂污了宅第，淹没了生活），然而在沉没之前，用心护持品味与格调的人应该听到赞美。

“谢谢你！”她露出笑容，心领神会。

雨还在下，但我得走了。

她坚持不让我付费，而我坚持要付。相互推辞不决，我说：“你得收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向别人证明我到过一家很有格调的咖啡店！”

她愣住了，明白这话的重量。

“如果 过意不去，那么，……”我试着化解这处境，“你可以找一样东西卖我，然后算便宜一点！”

她问：“你喜欢哪样？”

“就这个吧。”我拿起放账单的玻璃小盒。

这回，换她坚持要送。我也不推辞，当做彼此交换信物。

雨愈下愈伤感的样子。原本，我应该继续思考气象预报准确度的问题，却油然想起山丘芒雪。